

西
沔
外
集

西廼外集

西滬外集卷第六

新津童械編輯

成都宋寶械編輯

眉州劉鴻典校刊

男茲蟻校刊

門人

銅豹館劄書

觀空

諦思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
人名乎有我乎身前後兩不可知安得於中偏執為我愛
戀憂怖終日戚戚

世人祇緣看得我字甚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前人云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惱更誰侵
真達人之言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
悲之解其天歎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以身從之
乃大歸乎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
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
彼八物皆成一空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

生種種計較惑利惡害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
喪又自有夙因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滅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

余觀於天日月疾於彈丸當其轂轆而墮西巖雖有拔山扛
鼎之力莫能挽之而東余觀於地江河駛於竹箭當其盤
折而赴東溟雖有談天炙輶之辨莫能喻之而西余觀於
萬物陰陽相摩羣生如膏之在鼎烈火下熬斯須告竭如
燭之在風搖搖淚枯燼落而滅如斷梗浮萍前浪推而後
浪疊莫知所泊矣

浪疊莫知所泊矣

人長不敵小只天會數世十二萬

天地如許大萬物如許夥人身不過七尺元會運世十二萬
年如許長人生不滿百年以百年光景入十二萬年閒不
啻電光石火以七尺形骸寓天地萬物中不啻九牛一毛
萬馬一鬣能於此勘破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定不取憐市
兒自矢丈夫無上勝事

或作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皋夔稷契
伊周一人一箇髑髏大都四五十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
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喫得半升米說甚王侯將
相祇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勅葬精魂已成罔兩姓名留

在青史你可知道是你世事總無緊要物外祇供一笑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達當如伶優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
噫嗚訶笙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
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時晝夜
出游惟恐不給鐙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
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視金珠寶玩當如小兒之弄戲
劇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
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
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世宙一大戲場離合悲歡要看假些到那鑼鼓一歇眾腳色
一齊下場那時誰苦誰樂

世界如棋局世人如黑白子見得勝負不常故勝不爲喜敗
不爲戚客散棋收勝負何在哉

紙牕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小被人將去猶有吝
意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物無
不挂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此身亦棄物也况身
外者乎

剛柔相成萬物形之煩氣爲蟲精氣爲人精神天之有也而

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尙何存

屠赤水復劉子威書登平邱隴曠觀平野煙黃日淡牛羊散
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臨大海望白波連
山彌天無岸其下阪隄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笑判剖以
來古人無一人在者而人劬劬勤於百年之內力恒恐
其不竭機恒恐其不深苟警然而悟則平日種種之憂勞
焦迫者豈惟可憫亦大可笑耳

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繫之往復相移新故遞
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

分身夢宅會歸變滅革囊汗穢煩惱所生何足多戀

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歸於
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煙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
無爲有有不可以爲常也復且歸於無矣昨之所謂有也
一害之塵也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齊生齊化齊賢齊愚齊貴齊
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人生日失一日眼見得眼前人時時有死者猶不能於此猛
加警省亦可謂大愚終身不靈矣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一日柱閒得一絕句相傳
呂公筆也就冢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卽塚中人憑欄漫起
存亡意除卻虛空盡是塵

某見墳塚纍纍謂人曰一人一个土饅頭人人盡是饅頭餡
今古幾亭州華屋山邱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花開又落
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風曾見昔人游只有
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趙子昂懷古浪淘沙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
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旁幾箇新華表

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
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

東坡與郭生游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輓歌言恨無
佳句因爲略改樂天寒食歌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
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
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
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輓歌葬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
人傷之悲歌以寄情其薤露歌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

朝更復結人生一去何時歸其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斂
魂聚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

危坐終日有小詩隸書梁闕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

子厚有答人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比來

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

是非榮辱安足較耶又書曰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

世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

所得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後十

年卒年止四十有七耳所謂數十寒暑三十年客者竟不
酬初志悲夫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
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羊以馬
策叩扇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
去

王長史病篤臥鐙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子于買妾樊通德頗能言飛燕姊弟事子于語通德曰斯人
俱灰滅矣盛時疲精力馳騫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

田野草乎通德掩袖顧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
悲

雷宣徽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
杖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
已悲夫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余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僧
指一塚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僧爲
掩覆僧言屢掩屢開殊不可解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
食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戴貂蟬今則髑

西泠外集 卷六
七
鸞亦不復見矣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三人者以金人
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
春風如今去落他人手誰復鐙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
八十一年佳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
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祇因貪戀此榮華
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給釀金葬之呂嘗問蔡
云公亦知國家之事之必至於斯乎曰非不知也只謂老
身可以倖免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有書答謝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裹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